



一页童年，一生书香



王丽莎/文

一想起童年读书的日子，心里便泛起丝丝暖意，如春日细雨无声浸润泥土，又似午后暖阳斜斜漏进窗棂，温柔地洒在记忆的扉页上。那时的快乐，纯粹至极！一本翻旧的小人书，一个安静的角落，便能让时光变得丰富、甘甜。

小时候，家中藏书少，仅有的几本《唐诗三百首》和《安徒生童话》，早已被翻得松垮泛黄、页角卷翘，却仍是我的“心头好”。一有空，我就窝在堂屋小角落，任由书中跳跃的美妙方块字，带我在梦想与诗意的世界里遨游。

那时，书店中最惹眼的是一排排精彩的小人书。它们整齐码放在玻璃柜台里，封面上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、刀光剑影，不断拨动着求知渴望的渴望。我好奇地把脸贴在橱窗上，眸子里闪着光——这些巴掌大的书里，藏着怎样美妙、离奇的故事呢？可低头看看柜台前的标价，摸摸空空的手袋，只能悻悻离开。

后来识字渐多，我终于有了一个装小人书的抽屉，里面郑重收藏着我的“珍宝”：《红楼梦》里十二金钗的凄美故事，《水浒传》中武松打虎的豪迈，《三国演义》里金戈铁马的片段……最难忘诸葛孔明掐指一算、轻摇羽扇，书页里一阵神秘东风，将赤壁烽火吹进我梦里……童年的小人书，像一扇扇雕花小窗，让我得以窥见古典名著的巨大魅力，对读书的兴趣越发浓厚。

为读更多书，我把视线投向街头兴起的租书摊，想方设法攒零花钱。一有空，我就猫在书摊前看书。书摊设在人民路老梧桐树下，两排长木架子上，花花绿绿的小人书依次排列，如一畦开满鲜花的芳草地，琳琅满目。人们拉过小马扎，三五成群围坐，各自埋头看书。畅游书海的愉悦、亲切熟稔的墨香，混着耳畔书页翻飞的“沙沙”声，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的记忆。我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，直到西斜日头把书页染成金色，摊主扯着嗓子喊“收摊喽”，才惊觉时候不早，恋恋不舍地放下书，慢吞吞往家走，心中还回味着书中精彩的情节。

一天，我无意间发现父亲枕头底下藏着武侠小说。那飘逸的封面和“江湖”“大侠”字眼，如磁石般吸引着我。趁父亲不在家，我悄悄取出书先睹为快。为不被发

现，我总在父亲回来前看完，再小心翼翼放回原处，仔细抚平褶皱，用枕头压好。那段偷偷看书的日子，紧张又快乐，我仿佛成了书中铁血丹心、惩奸除恶的游侠，闯荡着属于自己的鲜衣怒马江湖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不再满足于小人书和小故事，图书馆成了我新的“据点”。我先从短篇小说读起，再慢慢尝试读厚厚的“大部头”。记得第一次读完斯托夫人的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，看到奴隶们被解放，我泪流满面，被自由的珍贵和人性的光辉深深打动。之后，我还读了《简·爱》《飘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平凡的世界》等。一部部经典名著，如春风化雨般濡润、引领着我，它们是我最好的老师，带我游历不同风景，感受不同人生，充盈着我的精神世界。

“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。”那些与书相

伴的旧时光，像一坛陈年老酒，愈久弥醇，余味无穷，每一幕都镌刻着成长的印记。周国平说：“一个人但凡有了读书的癖好，也就有了看世界的一种特别眼光。”童年的读书历程，为我播下滋养心灵的种子，推开通往新世界的窗。

愿余生仍与书为伴，在墨香中细数流年，让泛黄的书页继续温暖我未来的每一个晨昏，用文字的光照亮生命沿途的每一处幽微与辽阔。

枝

戴志伟

木与叶的联系，靠的就是枝。

老皮，粗糙，安静。只要它们还有一口气，就总要伸向天空。

风来了，晃一晃。雨停了，继续举着那些绿。

暮色落上去，也是轻的。

登丹崖山

金利英

走进丹崖山
如同走近一位故人
一步一个台阶，越登越高
慢慢敞开心扉，越走越深

鸟鸣稀疏
衔着咀嚼多年的词汇
风来，树拖起朝阳的影子
像你变幻的语调
也像你稳定的气息

凝视林木上空
空出来的部分
两只脚陷入时间的深渊

再进入一些
一株被风雨车裂的枯木
横在五月最鲜亮的表皮上
白蚁雀跃
演绎着久别重逢

至于丹崖山最隐秘的部分
三叶草经年匍匐在树根上
绝口不提

闲走杨梅坑

莫爱蓉/文

闷了、烦了、累了，就来杨梅坑吧！看看草木，听听鸟鸣，在清凉山风中沐浴，重获新生。

高二时，一次夜自习前，班里几个男生折来一枝杨梅。红艳艳的杨梅夹在绿油油的枝叶间，分外惹人怜爱。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如此新鲜的杨梅，十分好奇，便“厚颜无耻”地向同学讨要，同学毫不犹豫就给了我。我好奇地问他们从哪儿折来的这枝杨梅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自以为是地认为这枝杨梅是从杨梅坑折的。其实，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杨梅坑在哪儿，是个怎样的地方，只是偶然听同学妈妈提起杨梅坑山头，便顾名思义，自我脑补，觉得杨梅坑山头就是杨梅满山的山头。工作后，我去了几趟杨梅坑，才知道那里几乎没有杨梅树。

第一次去杨梅坑是在七八年前，我和弟媳一起去的。那次，我看到杨梅坑满山是青翠的竹子，第一次看到长在地里的竹笋，看到形形色色的苔藓，还看到许多败落的院落、断壁残垣。我和弟媳满心欢喜地摘了一袋覆盆子，采了一些马兰和苔藓。自那以后，每年我总要走几趟杨梅坑。这不，春天来了，我又要去杨梅坑山头徒步了。

沿着前溪而上，过温岭卫校，在一个不起眼的小路口转弯上山，就能到杨梅坑。

修葺好的盘山公路曲折通向山顶，有古道山径隐匿在山林间，通向杨梅坑。

春天里，在微风细雨中，我喜欢沿着盘山公路缓缓而上。道旁就是山林，这是副热带地区的山林，高大乔木不多，灌木低矮丛生，竹林成片，蕨类、杂草、杂花爱热闹，密密匝匝地填充着林间一切空隙。

撑伞信步而上，空气清新自然不必说，山色更是水洗般清亮。路边各种草叶沾满水珠，被雨打湿的山花楚楚可怜。我们常说万绿丛中一点红，红花格外显眼。其实不然，满山苍翠时，白色才是耀眼的那一抹。

不信，你瞧，道旁的黄栀子花白叶绿，散发着甜蜜的香气。白色金樱子大朵大朵缀满枝条，格外招蜂引蝶。循着清香，还能看见绿草丛中银丝丝般的金银花。这些白色的花，在青翠的山间让我一眼就能看到。

春天里，玉叶金花还没开放，但这小东西特别招人怜爱。它就这么一株绿，娇俏地立身于绿意中，几片绿叶几片白叶，绿得清丽，白得纯净，犹如白色蝴蝶亭亭玉立在万绿丛中。玉叶金花不仅长得美，还是一味中药，能清热解暑、凉血解毒，可医治子宫出血，也能治毒蛇咬伤。

山林间还有乳白的麻叶线绣菊，乍一看，以为是绣球花。春天正是麻叶线绣菊的盛开季节，花开得异常亮丽，一团团的花球把枝条覆盖得满满的，如同一条条拱形花带，树上树下一片雪白。

还有覆盆子的白花，成片成地盛开在山野间。这些白色的山花就这么寻常地生长在杨梅坑的山野上，找它、看它，就如在自家后小园一样简单。

山间也有血色杜鹃，虽不及上保山的杜鹃红海，但一丛一丛地点缀在绿树间，也娇俏可爱。

让我醉心的，还有一路的鸟鸣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此处，不见鸟影，只闻鸟鸣。我不是鸟类专家，没有以声辨鸟的本事，但大概能听出有七八种叫声，有粗壮浑厚的“咕咕”声，有婉转的“啾啾啾”声，有清脆的“啾啾啾”声，还有欢快的“啾啾啾”声。有时，这边一声脆鸣，那边一声应和；有时，会来一次大合唱。我走过不少山，却从未听过如此多的鸟鸣。

来到山顶，几户人家掩映在竹林间。那些曾经繁荣的庭院，几经衰败又复修葺，变为农家山庄。周末，招呼几个伙伴，下棋品茗，格外悠闲。路过的背包客也可以驻足停留，让店家炒几道热乎乎农家菜，温一壶农家酒，落得逍遥自在。

断壁残垣处，青苔丛生，如果可以信手拈来，就能添得盆景一片春。不伤春，就让它绿漫山野吧。

道旁，几丛青青箬竹，随手轻轻一拔，就能得一张箬叶，带回家包粽子、蒸饭蒸包子，清香满溢。

信步杨梅坑，宛如置身自家后花园，就这么舒适惬意。原来，治愈人心的往往不是远方的盛景，而是身边那片触手可及的山野。它不在盛名之下，无须刻意寻访，只是静静地在那里，以最本真的模样，等待着每一个愿意慢下来走进它怀抱的都市倦客。

一家书店点燃的希望

舒幼民/文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读小学和中学。学校午间有节阅读课，读的是当时的报纸摘要，由老师、同学轮流朗读。雷锋、焦裕禄、刘文学等人物由此走进了我的心里，我也由此爱上了阅读，觉得书籍和报刊里有许多精彩的故事。

懵懂少年心，因读书而点燃。那时，书籍匮乏，整个小学阶段，除了教科书，我没正经读过一本书。

于是，我隔三岔五就往书店跑。温岭县城唯一一家新华书店，就在离学校不远的人民路旁，是当时的县城中心。那时的书店统一称作“新华书店”，不像今天有“书城”“购书中心”“24小时书店”等多种叫法。据说“新华书店”四个字是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，足见其分量。

记得县城的新华书店面积不大，约七十平方米，呈“凹”字形陈列。靠墙是书架，用玻璃柜台隔开，顾客只能在柜台外看，不能进入书架区域。书店不会让店员拿书给顾客随意看，不买的话，最多翻几页就得还回去。若让店员拿了一本又一本，店员会烦，会凶你“不买书就别看”。我兜里没钱，只能隔着玻璃柜台看看书名，了解有什么新书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书店的陈列很简单：一边陈列着马恩列斯、毛泽东的著作；一边陈列着当时出版的一些文艺书籍和刊物，以政治为主，科技类书籍很少，我印象中只看到过一本《赤脚医生手册》；还有一边摆放着家家户户过年要贴在墙上的宣传画，有伟人画像，还有当年流行的现代京剧里的英雄人物，如杨子荣、李玉和、柯湘、江水英、严伟才、郭建光等，以及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”等标语和工农兵光辉形象

的宣传画。

买不起书，看看书店，心里也觉得温暖。去的次数多了，和店员认识了，我便壮着胆子让店员多拿几本书给我看。我满口“叔叔、阿姨、同志”地叫，慢慢地，店员就乐意了，允许我多看一会儿，不急催着我。后来，有些店员退休了，在街上碰见，我还是会亲切地打招呼，念及他们当年的好。他们也算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，让我认识了书中许多人、许多事，对我的人生观、价值观产生了很好的影响，让我初识什么是真、善、美。

当时有一种小卡片，上面印着英雄人物，还有万吨轮下水、“东方红”一号卫星上天等内容，2分钱一张，我很心仪。我用省下的几毛零用钱买了几张，也算是照顾过书店的生意了。我现在还保留着几张，翻看几近褪色的卡片，心中不免生出许多感慨。看到今天的孩子花几千元，整盒整盒地买心仪明星或卡通人物的卡片，我不知是时代进步了，还是自己落伍了。

记得当年有一部书很火，是农民作家浩然写的长篇小说《艳阳天》，红色封面，分上中下三部，放在书店柜台中，十分显眼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买下这部书。书的价格我大概还记得，上部1.25元，中部1.30元，下部1.20元。我几乎天天往书店跑，生怕卖完了，还跟店员约好，等我有钱了就一定买。为了买这部书，我一学期几乎没吃早餐，把每天5分钱的早餐费节省下来。当我终于攒够买书的钱，感觉心里很神圣。那天，我拿着零零碎碎的钱，交给书店工作人员，终于拿到了心心念念的书，心里别提多开心了。我一下子舍不得看，又怕被家人知道，只能藏起来，等到周末，带到郊外，找个没人的地方看。《艳阳天》后来被改编成电

初夏菜园

初夏的风一吹，园子就活了。早上起来，菜叶上挂着露水，亮晶晶的，像小时候的眼睛。四季豆的藤蔓顺着竹竿往上爬，卷须细细的，绕来绕去，叶子嫩绿，风一过就摇曳。黄瓜藤更野，在架子上钻来钻去，开着几朵精神的小黄花。茄子花躲在叶子底下，紫不溜秋的，羞答答的，还没完全开放。番茄结了一串串青果子，圆滚滚的，闷头生长。

豌豆荚鼓鼓囊囊的，翠绿翠绿的，摘一个剥开，豆子甜丝丝的。草莓半红半白，凑近闻闻，有一股清甜的香气，咬一口，是小时候夏天的味道。

我常在地头坐着，看菜从土里钻出来，一天一个样，不急不躁，让人心里安静。今年雨水好，隔几天就下一阵，省了浇水的工夫。菜也自在，该长叶长叶，该

影，红遍大江南北。书中塑造的许多人物栩栩如生，如萧长春、焦淑红、马老四、焦克礼、喜老头等，至今还鲜明地印刻在我脑海中，其中的一些段落我仍能背诵。

一堂课、一本书、一个书店对人的影响，今天回头看，都不容小觑。后来，书店里的书慢慢多了起来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爱去书店。书架上有了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《难忘的战斗》《雷雨》《骆驼祥子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悲惨世界》等。再后来，看书、买书变得随意起来。随着城市化改造，许多老房子都拆了，但我当年常去的新华书店始终没拆，只是经过改造，现在成了一家颇有规模的文具店，也算和书店有点关联。每当我经过或去给孙女买文具时，当年在此看书、买书的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，让我浮想联翩。没书读时对书的渴望，有书读时对书的疲惫，不知在今天，我们该如何读书？

由此，我想起近日在《求是》杂志上读到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重要论述：“当今时代，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，各种新知识、新情况、新事物层出不穷。在农耕时代，一个人读几年书，就可以用一辈子；在工业经济时代，一个人读十几年书，才够用一辈子；到了知识经济时代，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，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。”

多读书、读好书——这简单却永恒的道理，在知识奔流的今天更显珍贵。而我心底最温暖的怀念，依然留给当年那点亮我人生的新华书店。它不只是一个卖书的地方，更是我精神成长的起点，是那个清贫年代里，为我这样的人点亮的一盏不灭的灯，更是一个时代对知识、文明和精神生活最朴素、最深情的致敬。

结果结果。

这园子里的东西，跟少年人似的。你看那新抽的藤，虽然嫩，但一个劲儿往上蹭，拦都拦不住。我们年轻时不也这样吗？浑身是劲，什么都不怕，摔了爬起来拍拍土，照样往前跑。那时心装的都是远方，觉得天底下没有去不了的地方。

如今，我坐在田埂上，裤脚沾了泥，鞋底沾了露水。回头看看，那些年拼过的、闯过的、跌倒又爬起来的，其实都没丢。它们就在这园子里，在每一片叶子、每一根藤上，安安静静地生长。

起身要走时，我回头望了一眼。藤又蹿高了一截，枝头多了几个泛红的小果。烟火日子，草木流年。守着这么一个小园子，也就守住了心里那点干干净净的东西。

点点/文

人的心境，是慢慢改变的。年轻时，我总想着往外跑，觉得城里热闹，乡下有什么好呢？泥巴沾了裤子要拍半天，大太阳底下干活浑身是汗。那时，心里只装着远处的风景，脚下这块地，从未觉得亲切。

后来，我走的地方多了，看的東西也多了。霓虹灯看久了，眼睛累；人声吵嚷听久了，心累。有一回，我站在菜市场里，看见一把带泥的萝卜，忽然想起老家地里的味道。这时才明白，脚下踩点土，心里反倒踏实。

于是，我在河边寻了一处空地，运了几车土，整出几畦地，搭了架子，围了篱笆，弄了个小园子。园子不大，但足够用了。